

單身甘意惠

蕭
颯
著

九歌文庫 353



翻
印
必
究



有
著
作
權

九歌文庫(353)

單身蕙惠

The Single Lady

著 者：蕭 颯

校 對：蒲 麗 月·林 文 星

發 行 人：蔡 文 甫

發 行 所：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

臺北市10560八德路3段12巷57弄40號

電話／7526564·7817716

郵政劃撥／0112295-1號

登記證／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738號

門 市 部：九歌文學書屋

北市八德路3段12巷51弄34號／電話7402838

北市長安東路2段173號／電話7773915

電腦排版：伊甸殘障福利事業基金會附設企業部

印 刷 所：崇寶彩藝印刷公司／電話02-2876522

法律顧問：龍雲翔律師／電話02-5423347

初 版：中華民國82年3月20日

定價180元

ISBN 957-560-244-7

蕭
颯著

單身慧惠

九歌出版社印行

1

惠慈還記得母親年輕時候的模樣，她出門前臉上總會撲些粉，塗上鮮紅的口紅，燙捲了的短髮兩邊用黑色有波浪紋的髮夾子夾在耳後，再戴上一副垂吊著硬幣大小銀圈圈的耳環，穿著中山市場後面老師傅縫製的花綢立袖旗袍，綢子光滑輕柔，飛舞著數不清的鵝黃色小蝴蝶，母親說衡陽路的綢緞莊夥計告訴她，這是香港進口最時興的料子。母親愛看電影，她最喜歡的電影明星是胡蝶，所以盡可能的想打扮得像胡蝶，只是母親並沒有胡蝶那麼嫵媚、美麗，她下巴較短，鼻樑也不夠挺，不過她有一雙薄薄的單眼皮眼睛，很是靈活清亮，配上嬌小玲瓏的身材，人就十分俏皮、婀娜，算得上是附近鄰居和來往朋友中最好看的太太了。

母親愛看電影、愛抽煙，愛上館子、愛逛西門町、愛到中山北路店鋪買很貴的皮鞋、皮包、訂做旗袍，不過她真正最愛的還是打麻將。她的日常生活跟別的太太不大一樣，她每天總要睡到十點以後起床，然後才挽個草編的菜籃子去買菜。中午父親一定回家吃午飯，歇個午覺，將近兩點再去上班。從吃過午飯以後，母親一天的生活才算真正的開始，大部分的時候，她去打麻將，人家來約她，或是她四處找搭子約人家。她的牌友有男有女，有附近鄰居，有父親從前部隊的同事，也有芝山岩的眷村太太……母親一上了麻將桌，不過午夜是不會回家的。

對於母親的好賭，惹惠的父親十分懊惱，尤其是當要為母親償還積欠賭債的時候。母親和父親常常吵架，甚至打架，惹惠印象最早的一次，是她還很小很小，說話都不太清楚的時候，半夜裏父親抱著她，穿過漆黑的菜市場，還踢到一隻竹編的雞籠，引起好一陣雞飛狗跳。母親在住菜市場後面的邱太太家裏打牌，父親推門進去，騰出一隻手掀翻了整個麻將桌，白色刻著各式圓餅、筒子、條子……的麻將牌散落一地，父親指著母親罵道：

「小孩子生病發燒你也不管！成天就會打牌！就會賭！家也不要……」

母親也不是隨便肯服輸的人，她舞弄著手指尖的半截香煙，跳起來像剛才那一窩

被招惹的雞一樣，撲向父親叫嚷著：

「我怎麼知道她生病？阿金又沒有告訴我，這個死阿金……。生病？小孩子生病帶去看醫生嘛！跑來鬼吼什麼？你以為我怕你啊？呸！門都沒有！誰怕誰啊？我呸！」

母親並不懼怕父親，所以就算父親掀了桌子警告她不准再打牌，可是沒有多久，她還是又找了牌搭子繼續打她的麻將。因為母親忙於打牌，惹惠兩歲半進幼稚園以前，就都是由下女帶的。什麼阿金、阿美、阿菊、阿彩、阿霞……。惹惠一個也不記得了，只是長大後，常聽母親在牌桌上跟人抱怨：

「這小鬼，小時候真難帶，一天到晚生病，咳嗽、發燒、拉肚子……。看醫生，喝牛奶，請下女花的錢，堆起來比她人還高。」

惹惠父親十幾歲就進了部隊的駕駛學校學開車，民國十幾、二十年的時候，開汽車可是時髦又賺錢的行業。父親開過各種車子，吉普、大交通車還有十輪大卡車，也給局長、處長開過小包車。不過據他自己說，他還是比較喜歡開貨車，因為油水多，又自由自在，不像給官老闆開車，有點得低聲下氣伺候人的味道。所以，他後來退役，就轉去省府機關開貨運大卡車。父親個子適中，年輕時候長相斯文、俊秀，相片

裏就看得出來。慧惠三歲開始稍有記憶的時候，父親已經四十五歲，不過看起來仍像三十多歲的人，大家都說他一點也不像比母親大了十三歲，兩人走在一起還是很登樣的。只是母親不這麼覺得，她總是到處張揚，說父親比她大得多，她十幾歲在重慶鄉下做小姑娘時，是糊裏糊塗才跟了父親的，否則……

父親每個月賺錢不少，遠超過一般的小公務員，再加上一家只有三口，人口簡單，所以母親才能夠那般大手筆的賭錢、買好的、穿好的、吃好的，而不必像其他鄰居太太那樣，每天精打細算的弄些小魚、青菜、豆乾配飯，節衣縮食的操勞過日子。但是每當母親結束了一天的牌局回家，她便會驀然的驚覺到，自己到底不是有權的官太太，也不是有錢的闊少奶奶，她只是個司機的老婆，全家三口擠住在一間只有五六坪大的小土甄屋裏，吃飯、睡覺、洗澡……都在這裏面了。

慧惠上小學二年級以前，他們家一直就住在士林菜市場的東門口邊，那裏是一條死巷子，大概只有三尺多寬，連騎腳踏車進去都很勉強。巷子右手是一整排民房，每一戶都只有一間屋，又矮又小，各家就在門口架起爐灶燒飯、炒菜；上廁所除了自家備有痰盂以外，可以借用菜市場的公共廁所。慧惠他們家是巷子的頭一間，依序下去是做警員的馬家、修理廠的黃家、開公車的王家、部隊做伙伕的陳家……這一排房

屋對面，則是一間豆腐製造廠，廠房是窄長形的，由巷子頭一直到巷子尾，每天從半夜開始，就聽見工人進進出出，煮漿、過濾、發酵、壓積、烘烤……，除了豆腐，他們還做豆腐乾、豆腐皮……。豆腐廠以外，整個菜市場也在天亮以前便都醒轉了，於是人聲、板車聲，還有雞、鴨的嘈雜聲……

惹惠家因為正對著豆腐廠，所以不止夜晚咚咚轟轟的聲音不絕於耳，白天裏只要一開門，就可以看見堆積像小山塚一樣的豆渣，還有流得一地氣味難聞的廢水。母親每次踩著鞋頭尖尖的三吋漆皮高跟鞋，從豆腐廠門口經過時，總要掏出細緻的麻紗手絹，搗著鼻子連連呼道：

「好臭！好臭！」

豆腐廠裏的小工，只要一看見母親那副嫌惡的樣子，就會呸的一口口水吐在地上，用臺語罵母親是瘋女人，愛假仙。好在母親聽不懂臺語，沒有再回罵過去。

惹惠一家都不懂臺語，她們家那一整排的鄰居，也都全是懂不懂臺語的外省人；平常和母親打牌的，來惹惠家吃飯的叔叔、伯伯、阿姨……就沒有一個是懂得臺灣話的，他們都是外省人。雖然帶惹惠的下女是臺灣人，可是那時候惹惠太小，所以也沒有學會臺灣話。不懂臺語，偶爾是會有一點不方便的，譬如買菜的時候，去雜貨店的

時候，還有被臺灣人罵的時候……至於其他，倒也不成什麼問題，反正和他們往來的，大家都是外省人，政府也大力的推行要說國語，不說臺灣話對他們來說並不覺得有什麼太大的不方便。

臺灣人的生活都是怎樣的？惹惹不太知道，只曉得和他們外省人是不太一樣的，因為不一樣，所以有一點神秘，有一點粗魯，有一點土，有一點……。而惹惹家的這種外省人生活，則是奢侈和拮据並行的一種。母親一面闊窮：典當手錶、戒指；押賣金項鍊、金手鐲；跟會、標會；還另外再跟父親吵架要錢；好償還她積欠的大筆賭債。另一方面，她又繼續花大錢，給自己買好的衣服、鞋襪；也給惹惹穿皮鞋、買紗裙，打扮得漂漂亮亮的。吃的方面，母親是四川人，除了燒得一手麻辣好川菜外，家裏也常吃紅燒黃魚、糖醋帶魚、乾煎鯧魚，另外粉蒸肉、紅燒牛肉、紅燒雞、冰糖肘子、煙多鮮湯、豌豆肚片湯、酸菜鴨湯……都經常上桌。因為大家都在門口燒飯、炒菜，所以左右鄰居當天吃些什麼？喝些什麼？都是一目了然，惹惹家吃得好，穿得好，是附近有名的。

正因為母親燒得一手好菜，又捨得大方請客，所以惹惹家裏每逢假日，便聚集了許多單身漢，大家吃吃喝喝，然後再擺上一桌麻將，唏哩嘩啦推牌整夜，熱鬧極了。

這些單身王老五之中，最常來惹惠家的，是母親的乾弟弟，惹惠叫他小舅舅。他是母親在打牌時候認識的，也是四川同鄉，兩人老家的距離不過幾十里路，大家起鬨，要母親認了這個弟弟。小舅舅比母親小五歲，長得五短身材，白白胖胖圓圓的臉孔，一對眉毛卻又濃又黑，眼睛則是細長細長的，笑起來眯成一條縫，整個人像個長得太大的娃娃。他十幾歲就入了伍，跟著部隊到臺灣，此地一個親人也沒有，母親便經常叫他來家裏吃飯，說：

「反正就是添雙筷子嘛！又不費事。」

從此小舅舅當真就把惹惠家當成了自己的家，星期假日來，逢年過節更是帶了部隊裏的弟兄一起來。過年母親總是從臘月初就開始炒粗鹽巴醃豬肉、豬肝、鰻魚、灌香腸，還做一種用蝦油醃泡在罈子裏的蝦油雞。除夕前一天，母親就先去市場買好所有乾貨，像香菇、木耳、金針菜……新鮮的魚、肉則是除夕當天一大早再去買，回來後母親就蹲在門口的水龍頭底下，刮魚鱗，清洗肉類、菜蔬，還一邊支使父親和小惹惠弄這個、做那個。

差不多近黃昏時候，小舅舅帶了一幫的弟兄開著公家草綠的軍吉普車來到巷子口，他們還從車上抬下一部好大的錄音機，接在惹惠家的收音機喇叭上，那種錄音機

有兩個大轉盤，聽說是電臺借來的，反正電臺裏的人也都是他們部隊裏的人，大家都是弟兄，借多久都不成問題。小舅舅帶來的八大盤錄音帶，放出來的都是母親最喜歡的歌曲，有周璇，有白光，還有佩蒂·佩姬。

下午五點鐘一過，母親立刻將所有工作交代給父親，要父親注意爐子上的雞湯，蒸好的醃肉、香腸要切片；素什錦下午就炒好所以只要熱一熱……母親匆忙的帶了惠趕去美容院洗頭，她每年都是早在臘月中便先燙好頭髮，所以除夕當晚只要吹、洗一番。美容院也是她常去的那家，所以不用久等，小妹便會殷勤的先為母親和惠惠洗頭。惠惠留的長髮已經很長，可以梳成兩個小包頭盤在頭頂上，還綁上紅色絲帶，就像年畫裏穿紅襖紅褲放炮仗的小女孩一樣。做好頭髮，母親除了會付過年洗頭的雙倍價外，還另外會塞給小妹和梳頭師傅一些小費，所以洗頭小妹和梳頭師傅都對母親很恭敬。

母女倆從美容院出來，差不多快七點了。惠惠老遠便可以看見他們家燈火通明，屋子裏更是人影幢幢，好不熱鬧。走近了，更可以聽見小舅舅帶來的錄音機，正放著好好聽的英文歌曲，是個甜美的少女聲，甜甜的唱著Tommy in Love。

母親的臉因為興奮而通紅著，她緊緊捏著惠惠的小手，重複的說著：

「這是我喜歡的歌，我最喜歡這首歌了。」

母親並不懂得英文，可是那樣柔美的旋律足夠令她眩惑而癡迷。小小的房間裏洋溢著溫暖、華麗的西洋歌曲，豐盛的菜餚都端上了桌，連瓜子、糖果、花生……也裝在果盤裏，春聯都貼好了，大門口是「向陽門第春先到，積善之家慶有餘」，橫批是「萬戶共迎新歲月」，屋裏還另外貼有春字、福字、招財進寶等等。小飯桌加了張圓的大檯面，十一、二個人擠得滿滿一桌，客人除了小舅舅和他部隊的弟兄，另外還有一個伯伯，兩個叔叔，母親說他們是王老五沒有家室，所以都請了來家裏過年。

過年最快樂的是小孩子，那些叔叔、伯伯、舅舅，會給慧惠紅包，雖然那些壓歲錢後來都給母親收了去，但是慧惠畢竟數過裏面綠綠的十元鈔票，可以算是已經擁有過。吃過飯，那些叔叔、伯伯還會抱起小慧惠，帶她出去外面空地放沖天炮、大龍炮，慧惠搗著耳朵，躲得遠遠的，但是她還是很快樂。還有母親，她也一定是快樂的，母親整個晚上合不攏嘴的呵呵笑著，等大家放完炮仗回來，她也已經換穿了過年新衣，是一套桃紅織蝙蝠圖案的絲棉襖，開大襟配翠綠福字盤釦，下身則是藏藍的卡畢丁薄毛呢西褲，她臉上還搽了脂粉和口紅，看來鮮麗照人；母親笑吟吟的，問大家：「先擲骰子好不好？我來拿大碗。」

飯桌也早已經收拾乾淨，鋪了草綠的軍毯，中間擺上一隻大海碗，大家四五六、么二三的吆喝震天。惹惠也站在椅子上趴向桌子參加一份，一直到她睏極了，眼睛再也睜不開了，才被母親叫去睡覺。

大床就在大人賭錢的桌檯旁邊，惹惠迷迷糊糊中，仍知道他們又換了撲克牌出來賭梭哈。整夜屋外炮竹聲不斷，屋內吆喝笑罵不停，這一切也都重複在惹惠甜甜的夢境之中，快樂興奮，五彩繽紛的。

母親平常賭錢以打麻將為主，過年時候她才賭梭哈，從除夕到初五，沒有一天休息。除夕她是在家裏賭；初一則去松山趙伯伯家；初二又輪到惹惠家請客，趙伯伯、趙媽媽，和他們的雙胞胎兒女，還有兩個叔叔，小舅舅也都來了；初三是在去內湖楊伯伯家；初四是去芝山岩邢媽媽家；初五去舊士林王家。只要是母親去的地方，小舅舅也都會去，因為母親的朋友也都成了小舅舅的朋友。反而是惹惠跟父親，有時候留在家裏那都不去；就算是偶爾去了，也總是一吃完飯，父親便帶了惹惠先行回家，因為父親不賭錢，守在那裏看別人打牌，說沒多大意思。父親總是一年四季沈著一張臉，所有的歡樂似乎也都與他無關，但是事實上，他一定也從母親的快樂中稍稍得到了一些補償，這是可以由他不是經常性的阻擾母親打牌便可以得到證明的。

但是到了年初七，父親終於還是生氣了。倒不是因為母親不分日夜的賭錢，而是爲了另外一件事。惹惠坐在棉紗蚊帳裏頭揉著惺忪朦朧的睡眼，她是被母親的叫喝聲驚醒的。一下子突然醒來，有著茫茫然和無助的恐懼，她蜷縮著哀哀的哭了起來。

「哭什麼？哭！大過年的，你哭喪啊？」是母親惡狠的在罵她，惹惠立刻識相的噤了聲。隔著蚊帳，她看見穿著汗舊衛生衣褲的父親坐在飯桌旁邊，母親則像是剛進門，還一身嶄新的絲棉襖和西褲，她一邊解著盤釦要換衣服，一邊繼續指著父親罵他：

「我是倒了那輩子邪楣？嫁了你這樣的老公！你要說什麼？就明明白白的說嘛！哼哼哈哈冷笑個什麼勁？呸！我是不吃你這一套的，什麼玩意兒？你！」

父親並不擅長爭吵怒罵，每次跟母親吵架，他總是以冷笑來激怒母親，然後冷言冷語的說：

「你自己做了什麼，你自己心底有數，還要我來說嗎？」

「我做了什麼？我做了什麼？你說啊！說出來啊！不說的是王八烏龜，不是東西……。」

「我是王八烏龜……嘿！嘿！是哪！……嘿！嘿！……」

父親的冷笑，令慧惠也害怕的打起哆嗦來，那笑聲好陰好冷，好嚇人。只是母親一點也不怕他，她仍然尖著嗓子，跳著腳，逼向父親臉上，問道：

「你王八蛋！你×種！有話就說，有屁就放！你要是男子漢大丈夫，就不要給我歪歪唧唧的……。」

父親仍然冷笑，只是這次只笑在臉上，聲音裏沒有一絲的笑意，他說：

「我過年買給你的手錶呢？」

「錶？……掉了！」

「掉在那裏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不知道？這麼大的人，一隻新手錶丟在那裏會不知道？你騙三歲小孩嗎？」

「我丟了！賣了！砸了！你又怎樣？」

「你當我是死人啊？你拿去錶店換了一隻男錶，你當我是死人不知道啊？」

你……」

「我……我怎樣？」母親因為謊言被揭穿而更激怒起來，她叫跳著向父親尋釁：

「我高興，我高興拿去換就拿去換，我高興！你怎樣？怎樣啊？」

「錶呢？」

「送人啦！」

「送給誰？」

「我高興送給誰就送給誰，不要你管！」

「你……，婊子！不要臉……」

「啊？」母親像瘋了一樣撲向父親，尖叫著問：「誰是婊子？啊？誰不要臉？啊？……我又不要人，又不養漢，有什麼不要臉的？……我送東西給我乾弟弟，就是婊子？就不要臉啦？……啊！人家過生日不要送禮啊？啊？……」

母親離家出走了，連著好幾天都沒有回來。這不是母親第一次離家出走，每次和父親吵架後，她就會跑去芝山岩的邢媽媽家，或是北投的張媽媽家。也不知道是誰傳來的話，這一次母親是在北投張家。第四天晚上，父親騎著老爺腳踏車，將惠惠放在車前桿的小籐椅架上，載著她一起去張媽媽家找母親。

幼年的惠惠，最大的恐懼就是害怕母親和父親爭吵，尤其怕他們離婚，母親經常把離婚兩個字掛在嘴邊，動不動就說：

「有什麼了不起的？嫁給你這樣的丈夫，是我倒了八輩子楣，大不了離婚嘛！」